

如果沙发是一片沼泽 那外卖就是浮草一根

◎蔡敏乐

在没搬家之前,我特别羡慕同事小美的生活方式:每到周末就开启没白天没黑夜的游戏模式,夫妻二人各自抱着手机,iPad激情作战。家务活?地板交给清扫机器人,脏衣服扔进全自动洗衣机。我说总要做饭吧?她得意地摇头:“叫外卖很方便,想吃什么就点什么,还不用刷碗,老幸福了。”

当我们家人想要用饕餮盛宴犒赏自己,可又懒得出去用餐,也疲于下厨时,也想点外卖。可惜地址不在配送范围内,太远了。于是,在搬到新区之后,孩子跃跃欲试地蛊惑我,要点一回外卖来当做入住仪式。被他撺掇了几次,不由得心动,也想享受一次“不出家门,菜来张口”的滋味。于是,点开了某家快餐外卖,炸鸡、汉堡、薯条、冰淇淋各要了三大份。等待总是充满希望,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,终于盼到电话响起。外卖拎进来,摆在餐桌上,“急吼吼”地打开,吃起来却有些失望,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呢。

一次失败可能是经验不足,可是连着失败几次

就很说明问题了。在外卖APP上,同类食物繁多,要对比价钱、参考口味以及信誉度,上翻下查、思来想去,着实要费上一些时间才能下单的。对于选择困难症患者,更加消耗精力呢。

大多数商家的食物图片都加了滤镜,看着鲜亮诱人,实际上,却可能颜色寡淡又黯然。还有商家喜欢在分量上偷做文章,同样是一盒菜,我想象的便当盒至少得有一巴掌长吧,结果,人家送来的是口汤碗大小,便宜两元钱也补不回我的心理落差啊。

还有一次叫了烧烤外卖,想着一百串羊肉串不得好大一把?结果,我看到了什么?只有一小把。那种竹签真的只比牙签长一点点,羊肉不是呈丁状穿在竹签上,而是呈丝状覆在签上,牙口不好,根本刮不下肉来。没生气,倒很佩服卖家的刀工和穿串手艺。

还有的外卖食物色泽、味道没问题,分量也没“抽条”,就是经过塑料餐盒的长时间闷扣,口感就变得怪怪的了,不酥脆爽口,仿佛是剩菜一般。这

些不满与懊悔足以抵消叫外卖的快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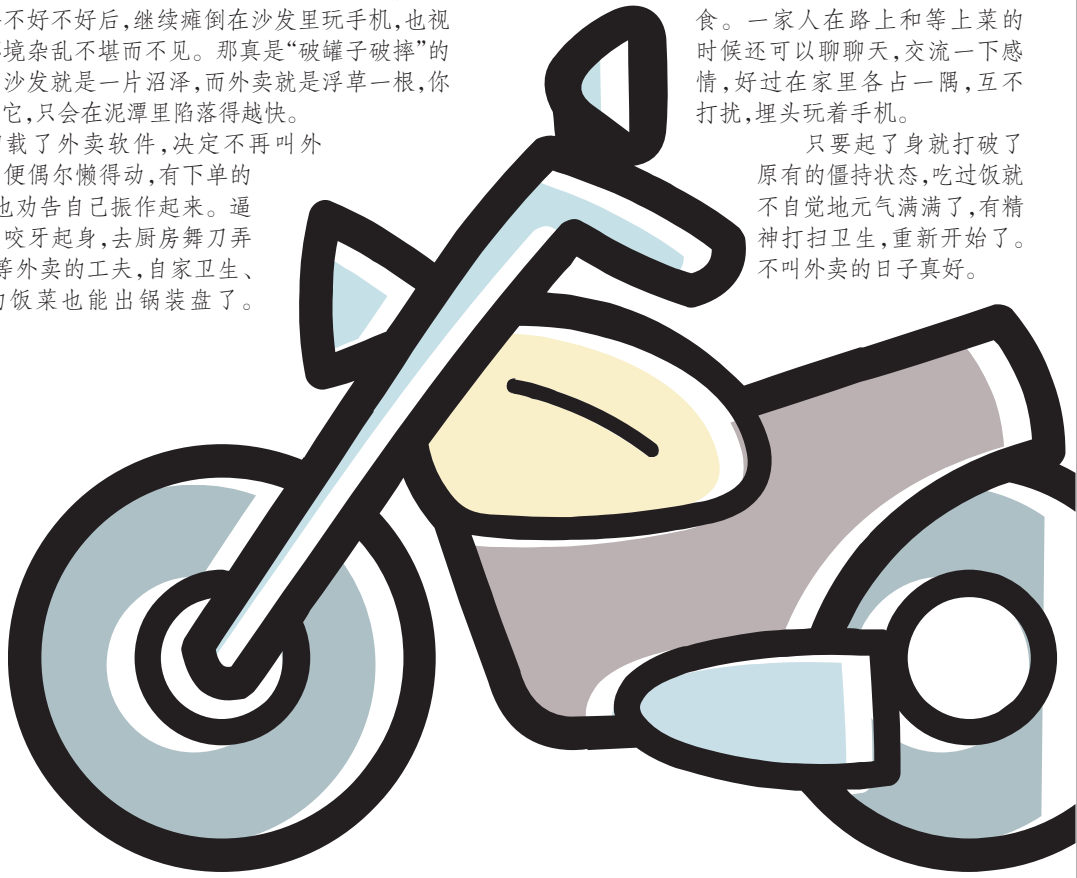
在没能力叫外卖时,以为外卖是新兴的时尚方式,甚是向往;在叫了几次外卖后,反而觉得外卖代表着“敷衍、廉价和油腻”。就像小时候,曾经特别嫌弃方便面的味道,而长大成人,方便面吃到恶心后,才体会那是混得惨的象征。描绘一下,叫外卖的日常:衣冠不整地窝在沙发里,饿了就下单,边玩着手机边等食物从电梯里出来。用着塑料餐具和一次性木筷,将一餐吃得不好不好后,继续瘫倒在沙发里玩手机,也视周围环境杂乱不堪而不见。那真是“破罐子破摔”的状态。沙发就是一片沼泽,而外卖就是浮草一根,你如果拽它,只会泥潭里陷落得越快。

卸载了外卖软件,决定不再叫外卖。即便偶尔懒得动,有下单的冲动,也劝告自己振作起来。逼着自己咬牙起身,去厨房舞刀弄水,有等外卖的工夫,自家卫生、热乎的饭菜也能出锅装盘了。

实在懒得动地方,那就干脆不吃好了,喝水清肠、吃水果美容。如今这物质过剩的年月,真没人饿坏了,总好过吃地沟油、垃圾菜好吧。

当然,有些美食靠自己的厨艺是实现不了的,那就干脆去店里吃。脱下肥大褪色的睡袍,换上美丽合身的衣裙,整个人不得不精神抖擞起来。逃离乱糟糟的家居环境,那里有或柔媚或明亮的光线、细心周到的服务、整洁雅致的餐具和摆盘精美的美食。一家人在路上和等上菜的时候还可以聊聊天,交流一下感情,好过在家里各占一隅,互不打扰,埋头玩着手机。

只要起了身就打破了原有的僵持状态,吃过饭就不自觉地元气满满了,有精神打扫卫生,重新开始了。不叫外卖的日子真好。



苏亚和欣园,有理想并为之努力的你们,真的很美,就连鬓角露出的白发也都写满了高贵。

好久不见,那些星星还在吗?

◎木铃

每年12月第一个周末是三班同学定下的聚会的日子。多年未见的苏亚因送学生参加数学竞赛再一次爽约。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聚会,理由多得是,学生生病了,上课走不开……竟让人无法反驳。

我和苏亚上学时住同一个寝室,多年未见,促使我更加想见到她。既然她不能来,我可以去找她。于是我约了另一个舍友欣园去看她。那地址很难找,山里人烟少,想找人问路都难,即便遇到人了,说话又听不懂,导航时不时地出错,有一回导到一条羊肠小道上,我们吓坏了。最后,总算在天黑前找到了,也是万幸。她刨红薯刚回,见面就夸我们有口福,能吃到纯天然、无污染的红薯。

夕阳已下至地平线,光很柔和且温暖,像极了我们十几岁年纪时整日聚在一起的心情,即使只喝得起稀饭,因为互相关心爱护,心情也是美美的。那时,我们总喜欢在傍晚时聊心事,两三个要好的,结伴在学校的操场边席地而坐,细细密密说着小心思。苏亚当年想考师范学校,因为她偏内向,觉得面对孩子比较有信心。欣园想去银行,她姐姐读银行学校,是全家人的骄傲,也是她的偶像。我们约好了,填写志愿的时候认准方向。

苏亚的学校在半山腰,总共四间房,两间是教室,一间是办公室兼苏亚的宿舍,还有一间是阅览室兼仓库。她的家在山下镇子上,离这里很远,她

一般一个月回家一次,带些粮食回来。她在学校附近的山地开垦了些地,种了蔬菜和红薯、土豆等,供她和学生们中午吃。饭是她自己做,菜和饭一起焖,时间有限,做不到饭是饭菜是菜。

这所大别山深处的小学,原本是废弃了的。许多村民走出大山去打工,经济能力好的把孩子送到镇上读书,这里的老师们也都调到镇上的学校了。但是也有经济条件不好的,有因病致贫的、父母离异的、姐妹众多的等等,就有孩子上不了学。

苏亚本来是她老家镇上的小学教师,经人介绍,处了一个军人男朋友。婚后,她跟着丈夫回安徽老家。白墙青瓦,她很是喜欢。丈夫转业后回原籍,她辞了原来的工作,真的是嫁鸡随鸡了。她逐渐了解到附近有失学的孩子,做了一个统计,居然有十好几个。她大惊,没有文化,意味着这些孩子永远走不出这大山。她决心改变这一切,得到了丈夫的支持,也得到了当地文教部门的批准,聘请她为代课教师。

她把这所废弃的小学拾掇出来,把附近的失学孩子召集了来,安安心心地做起了代课教师。我问她工资多少。她说,开始是150元,那是2000年,今年涨到了800元,全都用来买图书和文体器材了。家里经济主要靠她丈夫打工挣钱,还有公婆种的几亩茶树,全家人都支持她。

晚上,颇冷。我们仨围着火炉,火炉边上搁了

一圈红薯和土豆。我说,苏亚,你有皱纹了。她说,快50岁了还没皱纹,那我不成山妖了。我哑然失笑说,你知道吗?我用过山妖这个笔名。她说,我大概能知道,我订阅了不少报刊,常看到你的文章,你写的文字烧成灰我也认得。欣园说,那时候每周写一篇作文我们都犯难,你是拿到题目就开写,每次写三篇。我笑了,那时候我多傻。苏亚说,不是傻,喜欢是真的。

欣园没有进银行工作,她的妈妈说家里有一个在银行就够了。所以,她做了特殊学校的教师。她读大学的时候去特殊学校参观过,回来后她选修了手语和唇语课。她的妈妈旁观者清,知道她之前想去银行只是被姐姐的优秀给蒙住了眼睛,她也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。熟悉手语和唇语的欣园去特殊学校面试,一下子就通过了。

自从参观过特殊学校,某些种子已经悄悄种在她心里了。

苏亚提议说,我们出去看星星吧,可美了。虽然是冬季,银河一泻千里,星星闪着清亮的光芒,照亮人的心。此时此刻,我们融化在这深邃黝黑的夜空下,忘了时间。记得当年,我们也曾意兴阑珊地跑到宿舍楼顶去看星空,对着星星许下对未来的期许。几十年过去了,星星依然明亮,我们也各自独立坚定。

回到屋里,炉火闪耀着明净的光芒,红薯和土豆熟了,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苏亚说,这是我做的唯一为稻梁谋的事情。那一晚我想了很多,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,有些话想说却又哽咽。苏亚和欣园,有理想并为之努力的你们,真的很美,就连鬓角露出的白发也都写满了高贵。

骑行小分队 不走寻常路

每每暮色四合,我们像一群出海的人,满载而归。小戴跟我们说:“怎么样?开车找不到这份乐子吧?”

自从单位撤离市区,每天上班就只能开车了。不然还能怎么办?20公里,差不多半个“半马”的距离。公交也不是一站直达,要转车,遇到高峰期,挤车就成了一件体力活儿,常常弄得你狼狈不堪。

但也有不开车的。单位就有几个年轻人,或者自诩年轻的人,自发组织起来,骑行。骑行不是各自为战的那种,而是统一了装备,车是专业的山地车,服装和头盔也潮得很,骑行在路上,回头率比开车要高多了。

起初拉人马的时候,身为队长的小戴极力怂恿我加入。我拒绝了。虽然理由找了一大堆,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:懒。不客气地说,每天起床都像一场战斗,不到兵临城下,实在不想提枪上马。开车,至少可以多出一个小时的睡眠嘛。

后来因为环保的原因,动不动就限行,开车已经很不方便。我终于抹下脸皮,决定入伙儿。骑行了一段时间才知道,原来这帮人不走寻常路的。用小戴的话说:“走大路有什么意思?阳关道,看着顺风顺水,可哪里比得上独木桥的乐趣呢?”于是,车队走着走着就拐弯了,从一个村庄拐到另一个村庄,从一道风景拐到另一道风景。20公里的大路两边,连绵不绝的村庄和原野,成了我们“驴行天下”的战场。

有时候,我们会骑过村子里的胡同。胡同密密麻麻,“开枝分叉”,毛细血管一样深入村庄的每一个脉络。那些胡同当然比不得京城的胡同,又是深邃,又是森然。村庄的胡同都很小巧,不长,也不宽。骑不上多远,就到了头,需要拐弯,另谋出路。胡同两边的人家,房子大都是两三层,深宅大院,开了门,再宽敞的车子都能直接进去。每家的门口都留着一片自留地,不要小瞧这巴掌大

的一片,里面有蔬菜,有果树,有时候还能见到外面不常见的腊梅和西府海棠。早起的人也不少,三三两两,居然也都牵着小巧的宠物,步子迈得散散淡淡。想起小时候的村庄,鸡一叫,家家户户的门吱吱呀呀打开,荷锄的人就开始了今天的奔忙,两头不见太阳。那时候的农人,大概不会想到,生活有一天也会变成日子,汤汤水水的,有滋有味的日子。

有时候,我们也会骑进田野。田野也不是过去的田野,家家户户的地分割得长长短短,狗啃的癞疤头似的,连辆拖拉机也开不进去。经过流转的土地,如今已经重新回归了平展无垠的样子。土地上的庄稼排队成行,一脉相承。脱离了温饱的农人,早就不再为了几斗米披星戴月了。那些庄稼,一块一块插着牌子,细看,是些科研田,要不就是种子田。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土地,已经摆脱了为稻粱谋的命运,开始了它们登堂入室的华丽转身。好多次,下班归来,经过这些土地,会看到附近农学院的学生在田里忙活,偶尔也能看见无人机潇洒地在低空喷洒作业。“牛上唱歌牛下坐,夜归还向牛边卧。”这样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劳碌景象,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
如果时间充裕,回程的时候,小戴会把我们领进有集市的村子。农村的集市三六九,农历逢这三个数字的日子,都是农人的节日。虽说现在超市已经开遍了每个村庄,但乡村里走出来的人,还是喜

◎美丽羔羊

欢赶集。那种场面真是热闹呀,不需要辟场地,不需要盖场房,只是一条村子里的主干道,就够了。日上三竿,远远近近的人就开始赶场,把一条长长的路挤得水泄不通。看上去乱,可也有序,物以类聚,一类的东西自觉地摆在一个区域。没有人管,像是比有人管还要齐整。东西也杂,种类也多,南腔北调的吆喝声,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流淌,竟比相声《卖布头》还要耐听。

除了听吆喝看热闹,我们也喜欢在卖蔬菜的摊位前顿住脚,顺便捎几把青菜回家。菜都是附近的农人自家种的,即便是摆放了一天,依然有模有样。白胖的萝卜身上挂着泥星,长长的萝卜缨舒展着,生气四溢;青菜的根须也都像鼠尾巴似的,蓬松松地扎在一起;大白菜的叶子嫩得能掐出水来,闻一闻,泥土味扑鼻;芹菜脆生生的,两手一折,断得齐整,绝不牵筋扯肺。称菜的时候,农人会把细枝末节的东西帮你打理干净,临了,还要再添上一把,笑着说:“自家种的,不值钱。”

每每暮色四合,我们像一群出海的人,满载而归。小戴跟我们说:“怎么样?开车找不到这份乐子吧?年关的时候,这些地方才热闹呢。比那些洋节地道多啦!”

说这话的时候,正好经过一片毛豆田,扑棱棱飞起的几只鸟,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片天地。

云养个娃儿

十几年来网上围观的日积月累,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个萌哒哒的小男生,是如何长成如今的帅小伙的。

◎菟丝花

博客关注十多年的一位博友,当了多年的异国陪读妈妈,今年儿子被加国心仪的大学喜提入校。

作为一名活在互联网上的“云亲戚”,看她完成人生的阶段性大事,竟也由衷地替她高兴——虽然娃是人家的,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,但自从关注她的那一天起,关于她家娃的糗事、乐事、成长中的点点滴滴,竟然也是心中有数门儿清。因为,十几年来网上围观的日积月累,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个萌哒哒的小男生,是如何长成如今的帅小伙的。毫不夸张地说,咱也算是看着她家娃一点点长大的。

虽然,没有真正参与这个妈妈养育孩子的过程。但,那个才貌双全、各种优秀的娃,满足了我对一个儿子所有的美好幻想。所以,就发自内心地喜欢,就不费分毫地自动认领了千儿子一枚,云养的儿子,不用付出money,不用操心劳力,真是养眼又舒心。唯一要担的一点心,就是当我津津乐道时,

我家那个亲生的崽儿会不会产生妒意,会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哪条沟渠、哪棵树下被我捡来的。

楼上粉嫩嫩的小女孩,每天餐点饭前准时在厨房门前奏响“悲歌”:“奶奶,你抱抱我呀,抱抱我……”厨房里,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、油烟机的轰鸣声,外加奶奶一串串不停地安抚声:“宝贝,你等等啊,奶奶要烧饭的呀,奶奶抱抱也要等会儿呀……”

陀螺一样忙碌的奶奶,场面一定热闹得很。却很少听见孩子喊“妈妈”的声音,因为妈妈是忙碌的职场女性,工作在外地。虽然跟孩子分隔两地,但年轻的妈妈自恃网络便利,她可以通过手机网络视频、照片看到孩子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,虽天涯咫尺。因此,从孩子咿呀学语学猫狗狗叫,到踉踉学步叫爸爸妈妈,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,她都不在孩子的身边——孩子的第一声妈妈,她是隔着手机听到的;孩子第一次迈开双腿走路,她是隔

着屏幕看到的;孩子能唱第一首完整的儿歌,她是微信视频里听到的……她和孩子之间的距离,就好像一部手机,一条网线的距离,又近又远。

一入冬,Lima就给爸妈网购了厚实的羽绒服,家庭群里吱了一声,告诉爸妈静候温暖等货到家。妈妈有便秘的老毛病,Lima还网购了朋友推荐的黑蒜,让妈妈戒掉药食品疗观效。还有浴帘、洗衣液、肥皂、洁洁球等等琐碎小物,心细的Lima也给爸妈网购到家……

作为一个大学一开始就跟爸妈天各一方、大学一毕业又追随爱情落脚江南之城的孩子,Lima眼里的故乡越来越山高水远。好在还有网络,Lima可以经常在群里跟留守北方的爸妈插科打诨、卖萌撒娇,也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每日动态,让爸妈看看微信就能知道女儿的胖瘦黑白、气色如何。还可以视频语音,谈谈工作、汇报生活。前阵子,Lima

还给爸妈报了团,让他们二老出国旅游……我们戏称Lima是二十四孝的好女儿,虽然不能陪在爸妈身边,但借助网络,她最大限度地解决了爸妈的后顾之忧,实现了云时代的共享和陪伴。

哪知话未说完,Lima就红了眼圈,说上次爸爸突然生病住院,爸妈怕耽误她工作,加之来回折腾不便,就瞒着一直没告诉她实情,等病好出院后才稍稍透露了一下。亲有病,而女不在,所以Lima幽幽地叹着气,说自己也算是爸妈云养的一个娃啊……

想想也是,在这个“云”技术发达、很容易就实现共享的时代,怪不得有人戏称,“云养娃”其实就是养了一个电子宠物啊——Ta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份心灵寄托,享受一定的欢乐。但同时,又是看(听)得见摸不着的存在,所以,云养别人家的娃是自在轻松蜜汁欢乐,云养自家的娃就难免会让人莫名心酸了。

